

还珠楼主 著 裴效维 李观鼎 编校

青城十九侠

第一部

山岳文艺

出版社

目 录

第 一 回	白雪丽阳春 奇峰由地平涌起 青芒摇冷月 故人自天外飞来	1
第 二 回	三千里侠客走风尘 百丈坪神童歼异兽	31
第 三 回	斩螭狮 初结火仙猿 阻山洪 再谒铜冠叟	80
第 四 回	栖迟古洞 半夜得奇珍 轸念良朋 穿晶历绝险	135
第 五 回	骇浪失同舟 铁砚峰前逢鬼老 狂飚起匝地 金鞭崖畔遇妖禽	170
第 六 回	碧松林惊逢锦带蛟 红菱磴初谒银须叟	211
第 七 回	成孝道 子职托灵猿 赌放邪 腐心哀旧雨	242
第 八 回	身陷魔宫 鬼声魅影 魂销艳舞 玉软香温	266
第 九 回	承奥诀 三关通窍要 调灵鹤 千里御风行	297

第一〇回	下仙山 初逢伏蟒 入古刹 巧获奇书	362
第一一回	瘴雨蛮烟 双侣无心遭恶蛊 红桃绿柳 一行有命遇神医	400
第一二回	产神婴 古洞诛恶蟒 警异兽 绝壁采朱兰	412

第一回

白雪丽阳春 奇峰由地平涌起
青芒摇冷月 故人自天外飞来

话说灌县宣化门外，有一座永宁桥，是竹子和粗麻索做的。这桥横跨江上，长有二三十丈。桥下急流汹涌，奔腾澎湃。每当春天水涨，波涛电射，宛如轰雷喧阗。人行桥上，摇摇欲坠。不由你不惊心动魄，目眩神昏。及至一过对岸，前行不远，便是环山堰，修竹干霄，青林蔽日。衬上溪流萦绕，绿波潺潺，越显得水木清华，风景幽胜。

离堰半里，有一小村，名叫裘家厂坝。全村并无外姓，只得百十户人家，倒拥有一二百顷山田果园。裘氏世代都以耕读传家，房数也不算多，彼时灌县民风又极淳厚，所以全族甚为殷富。

近村口头一家，是裘姓的么房（川语：么房即最小一房）。房主人名叫裘友仁，妻子甄氏。乃祖曾为前明显宦，明末大乱殉节。他父亲裘继忠，因为自己是书香华裔，世受先朝余恩，明亡以后，立誓不做异族官吏，只在家中料理田亩，隐居不仕，丰衣足食，倒也悠闲。只是妻子老不生育，直到晚年，亲友苦劝，才纳了一个妾，第二年生下友仁。过了四五年，又生了一个女儿，名叫芷仙。友仁七岁，继忠夫妻相次病故。友仁兄妹，全靠生母守节抚孤，经

营家业，友仁长到十七岁上，刚刚娶妻不久，他生母也因病逝世。且喜甄氏娘家是个大姓，人又贤惠，帮助丈夫料理家务，对芷仙也极友爱。友仁虽秉先人遗训，不求闻达，却是酷好读书，闲来也教教妹子。

他有一表弟，名叫罗鹭，是成都人，比友仁小一岁，比芷仙大四岁。从小生得玉雪可爱，聪敏过人。他家原是宦裔，与裘家守着一样的戒条。他父亲在成都经商。小时随了母亲到裘家探亲，友仁的父母很喜爱他。因彼此同心，便由双方父母作主，与芷仙订了婚约。罗鹭平时和友仁更是莫逆，时常你来我去，一住就是一月两月，谁也舍不得离开。那时芷仙也一年比一年出落得美丽端淑，亲上攀亲，好上结好，一个得配这般英俊夫婿，一个得着这般如花似玉的淑女为妻，哪有个不高兴之理。偏偏先前因为彼此都未成年，自难合卺。后来又值两家都遭大故，四川礼教观念至重，居父母之丧，哪能谈到婚姻二字。谁知就这几年耽误，便使劳燕分飞，鸳鸯折翼，两人都几乎身败名裂。虽说前缘注定，也令人见了代他们难堪呢。

原来罗鹭生具异禀，胆力过人。虽和友仁一样，也读读书，不废书香世业，他却别有一番见地。常说：“读书除了会做人外，便是猎取功名。我们既不做亡国大夫，猎取功名当然无益。却眼看着许多无告之民，受贪官污吏宰割。我们无权无勇，单凭一肚子书，也奈何人家不得，只好干看着生气，岂是圣贤已饥已溺的道理？那么我们功名不说，连想做人也做不成了。再要轮到自己头上，岂是读书可了的？何如学些武艺，既可除暴安良，又可防卫自己，常将一腔热血，洒孤穷，多么痛快呢。”因为他心中常怀着这种尚武任侠的观念，十五六岁起，便到处留心，随时物色奇人异士。直到父母死后，自己又是独子，连姊妹通没一个。拥有极大家财，又有父亲留下的可靠老人经管。每日闲着无事，不是

到灌县去访友仁，便在家中广延宾客，结交豪士。末后居然被他物色到两个有名武师，早晚用起功来。连友仁那里，有时因久别想念，都是着人去请，而不似以前自己亲身造访了。

至于他那位青梅竹马的爱侣聘妻裘芷仙，虽因少年血气未定，也未始没有室家之想。但一则父丧未除；二则那两位武师都说内家功夫，要练童子功才能扎下根底，最好是终身不娶，否则也等练成再完婚。最使他为难的便是这一件事。一则自己没有弟兄，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；二则不娶既太对不起友仁兄妹，自己也委实难于割舍。只好和两武师明说，妻是万万不能不娶的，只须等到功夫练成以后。

他本有天生神力，又经高人指点，虽只三年工夫，已练成一身惊人本领。又因好客仗义，挥手千金，更得了个侠士雅号。越使他兴高采烈，慨然以朱家、郭解自命。

友仁人最本分，和他感情虽然是莫逆，主意却甚相反，觉得他闹的不成样子。又听了他管理家业的老人说，少东用钱如泥沙，近来已年有亏耗。尤其侠士之名一出，官府已经加以注意。虽仗着乡绅世家，奥援不少，终非善法。越发代他着急。想来想去，只有赶紧将妹子嫁出去，早一点收束他的身心，省得早晚闹出事来。好容易盼得他服满。友仁年纪不大，倒也灼知人情世故。知道人在迷途，只有从侧面想法，但只良言相劝，是无用的。先是故意好几月不往成都去。到了他服满之日，一面命妻子将利害婉告芷仙，劝她不可过事拘泥；一面借着田里丰收，收拾了一间精舍，请他前来赏花饮酒，盘桓些日。

罗鹭正因心上人两年未见一面；友仁又和自己情投意合，从未用迂腐的话劝过自己。良友久隔，本就异常思念，这次也许是请来商量吉期。好在眼前武功已练得很有样子，不必需人指点，到他那里，闲时也是一样用功。一接信，兴高采烈地赶了来见面。

友仁只推说乡里事忙，少去看望，更不谈催他完姻之事。二人叙完阔别，罗鹭照例请见表嫂。友仁答道：“内人同舍妹，昨日因为长房二姊要出阁，接去帮做嫁衣了。就在村后不远，已着人送信，少时便会回来的。”罗鹭闻言，不禁心里一动，脸上微红，竟泥刺刺不往下再说。见友仁还睁着双眼，觑定他的脸上，似要等他答话，得遮饰道：“表嫂帮助你照管这一大片家业，你又专好读书种花，真能干呢。”友仁道：“你莫说，倒真也亏她呢。”

话犹未了，一个长年进来回道：“大娘请得小姐回来了。”罗鹭闻言，便偷偷举目往外望去，半晌不见人影，耳边似闻莲步细碎之声自厅侧甬道由近而远。正觉有些怅惘，又听友仁对长年道：“你去对大娘说，表少爷爱吃她做的渣渣咸菜和血豆腐，把肥腊肉也多切些蒸起。（上三种食物，为蜀中民间常食名产。乡间中人家，每值秋末以后，直至次年夏季，均有大宗预备，客来即殍。物以外购为羞。）再挑些水豆豉，把豆花点好，就出来见客。”长年领命自去。

罗鹭暗忖：“芷仙近年老远着自己，一见就躲，令人心里头闷气。其实这也难怪，一个女孩家，习俗缚人，见了未过门的丈夫，哪有随便谈笑的胆子，不怕人家羞么？又不比小的时候。看今日神气，她再和上次一样害羞，恐怕又见不成，连明日后日也未必有望。这一次又算是白来了。”正在沉吟遐想，友仁忽道：“你看我真笨，天离吃晚饭还早呢，既约你来赏花，倒叫你陪我闷坐。快随我到后而竹园看菊花去。”罗鹭本有一肚子话和友仁谈笑，不知怎的，觉得没有兴致。闻言极为愿意，便随了友仁，往后园走去。

这里原是走熟了的。罗鹭暗想：“从这厅走过圆长甬道，出门经假山后一片竹林里而，便是他夫妻的卧房。房后有三间竹楼，以前芷仙曾在那里消夏。如今凉秋九月了，不知今天还在那楼里住不？”边想边走。刚出甬道，即从一间小书房后面绕进园去。斜阳

影里，只见丹枫照眼，满园秋色。一片十亩大小的菊畦里，数百种各色菊花，在秋风寒露中争妍斗艳。再衬着四围的绿松，又有奇石森列，真是景物清丽，令人目旷神怡。

二人沿着菊畦，指点黄英，载品载笑。正行之间，猛见路旁坡上花畦里似乎动了两动。友仁忽于此时告便先走。罗鹭疑是什么野兔之类窜人，怕践踏了名种。刚将身往坡上一纵，倏见畦心一片菊花丛中，有一两朵极鲜艳的大花朵长了起来，不禁心里怦地一动。待要回身退去，略一寻思，重又立定。脱口说道：“表嫂表妹，怎的在此？”原来那往上长起的，并不是什么菊花，恰是友仁的妻子甄氏和芷仙二人。甄氏只是荆钗布裙，手里拿着一把长竹花剪。芷仙想是归家不久，便随着嫂子匆匆走到花畦，华妆犹未卸完。因怕泥污了衣服，两只长袖挽齐肘间，露出一双又白又嫩新藕一般的皓腕。一手提着一个竹皮编成的花兜。里面已放有十几朵碗大的白菊花。云裳锦衣，朱唇粉面，站在万花丛中，夕阳影里，越显得玉肤如雪，洁比凝脂，花光人面，掩映流辉，神采照人，艳绝尘世。

芷仙先时虽经甄氏一再劝说，如见未婚夫婿，不要忸怩害羞，并没料到甄氏暗使促狭，骗她同往花畦剪菊。起初听见友仁和罗鹭笑语之声，便有些心头着慌，打算回去。甄氏悄说：“现时要避已来不及，你出去正好遇上。他们在下面必看不到坡上，也不会往这里来。不如将身微俯，暂时隐过，等他二人走后，我们再走。”芷仙无法，只得依了。待花缝中望见友仁引了罗鹭，逐渐走近坡前，芳心中已经焦急。刚幸友仁转身，猜罗鹭也势必眼去，谁知甄氏早打了主意，故意装作失足，往前一滑。芷仙素来忠厚，没有机心，见嫂子要跌，连忙用手去扶。甄氏就势将她一拉，芷仙一个冷不防，不由随了她同时站起。偏偏罗鹭又误会坡上花畦里有了野兔，将身往前一纵，恰好碰头对面。就在彼此微一怔神之

间，把芷仙羞了个满脸红霞，心头乱跳。也不顾丰草碍足，丢下花篮，折转身躯，一路抖着长袖，便往坡后边慌不迭地退避下去。罗鹭才得看清来人面貌，果然见面就躲，好不又爱又惜。更怕她脚小滑跌，又不便出声相阻，反而呆在那里。

友仁解手回来，看见这等情形，暗自心中好笑。这时甄氏已从菊畦中款步走了出来，与罗鹭见礼。友仁故意埋怨她道：“罗弟远来，你怎么不到厨下招呼，却领着妹子在此剪这菊花则甚？”甄氏道：“这才稀奇，事情还用你说吗？我看豆花还没有开锅，天也还早，叫伙房（川语：厨子。）添了几截饷肠（即四川腊肠），又切了些截菜、泡海椒，回房等锅开。见妹子正卸妆，想起那年表弟在这儿吃菊花锅子，说有清香。想做，怕一个人忙不过来，也没容妹子把妆卸完，就拖了她走。万想不到天都快黑啦，你们还会到园里来。妹子脸皮嫩，看等一下好埋怨我哩。”说罢，也不俟友仁答话，转身对罗鹭道：“大表弟好久不上我家来，你哥哥想你得很，这回须要多住些日子。我正想做完吃的，再换衣服，出来谈天，不想在这里遇上。好在不是外人，老嫂子也不怕大表弟笑话。你还同你哥哥到书房去，我到灶房铺排完了再来。”说罢，若嗔若喜地对友仁将嘴皮动了动，转身便往路旁竹径后走去。

友仁道：“你嫂子当家过日子，门门都好，就是嘴碎一点。你看我只问她一句话，她倒唠唠叨叨了一大串。”罗鹭道：“友哥一天抱死书本，同我一样不事生产，却没有可靠的人管理。若非嫂子贤慧能干，有这片家业，倒麻烦死人哩。”

友仁只笑了笑。见天色渐暮，夕阳已薄蜿蜒。园后青城山，被天半余霞蒸起一片紫色。暮鸦阵阵，噪晚归巢。秋风生凉，花畦中的万千朵寒葩，明一片暗一片，随风摇曳，已不似先时一望云锦。知离开饭时间将近，便邀罗鹭往前面书房落座。

罗鹭见适才友仁夫妻伉俪深情流露颜色，想起自身之事，不

觉有感于中。暗想：“满服授室，原是时候。自己素来豁达，又和友仁情逾昆仲，何况已经聘定，不比临时央媒，本不是不可启齿。无奈这两年练武功时，常和同道诸友谈及婚事，总说自己不好女色，只慕英侠，可惜自己终鲜兄弟。若非先人遗嘱，嗣续为重，对于妻子，简直可有可无。人闻此言，都道自己业已聘有艳妻，故作矫情之语。今日来此便议婚娶，虽友仁长厚，向不说人，岂不被那同道笑话？”想了想，又想起：“成都刘家的那位老年姑母，平时主张自己早日完婚最力，每见必谈，恨不能在服中便要举办才好。自己因嫌老年人唠叨，都不愿意常去走动。此次回转成都，何不借请安问候为名，前去看望？那时不用开口，她必强着自己完姻。既可对那些同道装作老人之命，被迫无奈；还可免去向友仁夫妻当面开口，省得心上爱妻靛面蓬山，令人难堪。只要正式成了夫妻，怕你不由我轻怜密爱，那时着你还往哪里去躲？”想到这里，脸上一喜，几乎笑出声来。

友仁先见罗鹭进屋后只管沉吟，忽颦忽喜，心中已瞧出了几分。仍是装作不知，故问：“何事面有喜色？”罗鹭闻言，越觉脸上发烧。一会，见长年端进灯来，摆好三副杯筷，知道芷仙不会出来同席。虽然近五六年都是如此，惟独今朝倍觉惘然。

长年摆好杯盘菜肴，甄氏也随着进来，重叙寒暄，三人一同落座。至亲至好，原不客套。甄氏素来健谈，学问又极渊博，主客欢洽，谈笑风生。虽然罗鹭眼中尚缺一人，还不显寂寞。

酒阑，长年端上菊花锅子。友仁又问：“妹子吃饭不曾？”甄氏道：“这位姑太太，还能短了她吃的？我一进房去，便揅（排揎之意）了我好几句。是我给她赔了好几句礼，才把她逗喜欢。单给她挑了两样素常爱吃的，看她端起饭碗，才走来的。不然，这顿饭会这么晚？说真话，因她爱讲过节，我有时心疼起来，恨不能她永不嫁人，留她在家里过一辈子；有时恨起来，巴不得她早

些出了门，等有客来，我好轻省一些。”友仁一手把杯，一手拈着一片血豆腐，正往口里送，闻言答道：“你老舍不得她出门，看到几时是好？”罗鹭听他夫妻问答到芷仙身上，也不做声，只管盘算回转成都如何进行。友仁夫妻只略谈了几句，便不再说。又问了罗鹭练武情形。大家都酒足饭饱，长年撤了残肴。甄氏命人去泡了一壶上好普洱茶，才行与罗鹭道了简慢入内。

书房原是专为罗鹭收拾出来的一间精舍，布置甚为雅洁。席散以后，甄氏又打发长年端了两盘糖果果子出来。友仁也不再进去，便与罗鹭剪烛夜话，品茗谈心。到了此时，才丢开旁的，互道别后之事。二人直谈到鱼更三跃，方行同榻卧去。

次日醒来，甄氏早就备好了早点，一人一碗醪糟（即江米酒）打荷包蛋。吃完，商量要往青城山去。甄氏进房来说道：“天已不早，过一会就吃晌午，略歇一会，到山的近处聚仙桥、天师洞一带，观赏完了枫叶，我连给你们做的蛋皮卷（形如北地春卷。以鸡子和面为皮，以肉绒加笋、菌、韭黄之类，炒熟为馅，再入油炸。外嫩黄而内香软，不似北地春卷枯焦无味也。）下稀饭，都没端出来。这时去游山，什么时候吃饭呢？”

二人闻言，看看日头，果然业已近午，算计今日游山，也难深入。再过三日，便是重九。索性在家中吃了晌午，归途到长生宫去寻友仁一个方外之交，吃他一顿晚斋，回家来消夜。等重九那一天，再往第一峰去登高。计议已定。一会，吃完午饭，便与甄氏作别，往青城山走去。

那山原在裘家花圃的后面，登临甚便。转过房后，便是一条山路小径。友仁虽是文人，因为自幼山居，走惯了的，并不怕劳。好在山中道士，有的是熟人，用人食饮，一概不带，一同空手偕行。绕过环山堰，走向人山正路。一路上尽是些参天修竹，凌霜未凋，泉声松涛，交相应和。衬着秋阳犹暖，晴空一碧，越觉身

在画图，应接不暇。走没多时，便到了长生宫。门前小道士认得友仁是师父好友，便要请进。友仁问知他师父邵凌虚正做午课，便不惊动，说声回来必去看访，仍同罗鹭前行。

约有二里多路，走入环青峡，苍崖削立，峭壁排云，甚是雄秀。寻着峡径，盘旋上升。到了半山平处，走没几步，忽见前面一座小桥石阑上，卧着一个身躯矮瘦穷老头儿。那桥横跨在两山中断处，是两块二尺来宽、六七尺长的青石板搭成，石阑宽才半尺。倚视绝壑千寻，下临无地，天风泠泠，吹入欲堕。胆小一点的人，都不敢低头下视。那老者偏卧那窄石阑上，稍一不小心，怕不被风吹落下去，粉身碎骨。

二人一见，甚是惊异。先疑是老头有甚难过，特意喝醉了来此寻死。见他业已睡着，恐怕骤然一喊，将他惊落。直到身临切近，罗鹭一手拉着老头肩膀，然后低声唤道：“老人家醒来，这里太险，不是睡处。”喊了有十多声，那老头倏地醒转，将臂一挣。那力量宽重有好几百斤，若非罗鹭天生神力，又早有防备，几乎连老头带他自己都落到绝壑下面。罗鹭不由吃了一惊，忙把老头拖下桥阑。正要发话，那老头已指着罗鹭忿忿说道：“我老人家多吃了两杯早酒，身上发烧。走遍青城山，好不容易才找到这般凉快地方睡一回觉。有你多鸟事，把我吵醒则甚？”言还未了，噗的一声，朝着罗鹭淋淋漓漓呕了一大滩。幸而罗鹭身法甚快，闻见老头酒气熏人，站在那里摇摇晃晃，已防他要呕吐。虽然避让得快，没有弄污了一身，脸和手臂上已微微沾着一点余滴，兀自觉得疼痛非凡，仿佛和碎石子打在身上一一般。

罗鹭心中又好气又好笑，因为老头是个醉人，不犯和他计较。便向他解释道：“哪个爱管你睡不睡？只是你睁开眼看看，这石阑多窄，下面又是千百丈深沟。这里风大，不说你不小心，要被风刮下去，还有你的命吗？我们喊醒你，原是好意，你怎么倒埋怨

起人来？”老头怒道：“我一年吃醉了，也不知来此睡多少好觉。偏偏今天背时，遇见你们这两个不识货的毛娃娃。这是你家的山？我偏爱在这儿睡，你们别管。”说罢，又往石阑上躺了下去。

罗鹭吃了他一顿辱骂，不由也生了气，便道：“好！我看你偌大年纪，竟会不知好歹，说你不听，由你去。睹你少时睡熟了，不被风吹下去才怪。你做鬼见阎王，莫说我们见死不救。”一边说着，赌气转身就走。那老者本已躺下，闻言却不依起来，赶过桥去，拉着罗鹭嚷骂道：“你这小狗东西，我老人家好不容易今天骗吃了个酒足饭饱，来此睡觉乘凉。被你一打岔，将我闹醒，酒食都吐出来了。肚子一空，睡就没有刚才香。我老人家还没找你赔还我肚里的酒食，你倒骂我不得好死。你这小狗东西巴不得我死了，好承受我的家当。今天赔还我适才那一顿酒食便罢，要不依我，我不送你们忤逆才怪。”一路说着许多无礼之言，两只又瘦又白的手却拉紧罗鹭衣领，死也不放。

罗鹭见老头胡闹歪缠，年纪看去虽老，也不知为何身体竟那样灵巧。脚底又似乎虚飘飘的，并不见有多大力气。自己枉练成了一身内外功夫，竟会被他跑来一把抓住，怎么分解也分解不开。气得几乎想给他吃点苦头，用内功中大擒拿法将他两手掰开。后来一想：“这种老无赖，胜之不武，反让外人知道笑话。”只得强忍气喝道：“老头儿，你再也不放手，就要吃苦了。”老头仍是满不理睬，索性大嚷大骂起来。友仁从旁连连劝解，丝毫无效。老头反说：“似你这等书呆子废物，只会种花抱婆娘，我老人家不屑于理你呢。”罗鹭几番想要动粗，都勉强忍住。

后来友仁见闹得太不像话，又恐罗鹭气急生事，听出老头口气是要讹诈，只得认作活见鬼，便笑问老头道：“你要我们赔你酒食，原物实在没法归还，折给你钱行不行呢？”那老头闻言，容色少和，答道：“要说赔我钱，我还不愿意，不过也可将就，但是须

要他亲自拿出来。你也没有钱，就有我也不屑于要。”

其实友仁因为山中羽流多半熟人，游山不比出外，用钱不着，身上真的还是分文俱无。

罗鹭虽带着一些散碎银子，少爷脾气，服软不服硬，吃老头讹诈了去，委实不愿。无奈老头实在难惹，沾上便不放手，除了将他打倒，实无解法。但自己枉负义侠之名，恃强欺凌老弱，不问理由如何，终非雅道。想了想，对老头道：“钱我便与你，只是似你这般行为，下次再向别人如此，犯在我的手内，难讨公道。我们游山，不犯与你怄气，也没带什么零钱。这块银子，你拿去好好作一生理，省得靠赖骗营生。”说罢，往囊内掏出一块二两多重的银子。罗鹭还要往下说时，老头见了银子，立刻放手，面带喜容，一把抢过，说道：“老人家是警戒你一次，赏你脸呢。你本来心里老想和我动手，但你那点儿鬼画桃符（川语：骂人本领有限。）还不晓得行不行呢。”说罢，连头也不回，竟往桥那边走去。罗鹭听了，自是生气。经友仁连劝带拉，他为人素来豁达，走没多远，便已丢开。

一路指点烟岚，说说笑笑，不觉过了老楠坪。前面再转过一座高崖，便离天师洞不远了。那崖壁立路侧，面对一片广原。原上生着一片茂林，郁郁森森，枝柯繁密。虽是九秋天气，因为土暖泉甘，树叶黄落甚少。浓荫覆盖中，不时看见一丛丛丹枫红叶点缀其间。从高处望下去，宛似摊着一幅锦茵绣褥，华艳非凡。再加上天风泠泠，泉声潺潺，崇山峻岭，凝紫堆青，云清天高，碧空无际，越发令人心旷神怡，万虑皆忘。罗鹭不住口地直赞有趣。友仁道：“这里算得什么？崖那边红叶茂林，一片丹霞，还要美得多呢。”

罗鹭正要随了友仁举步，忽听来路天空中有一种奇异微妙之声由远而近。抬头一看，日光耀眼，看不清是什么东西。仿佛见

有一线光华，细如游丝，比箭还疾，直往崖脚那片茂林之中投去。定睛一看，不禁“噫呀”一声，舍了友仁，从崖旁慌不迭用力将脚一点，一个长龙入海，往下穿去。到了下面，连纵带跃，步履如飞，直往林中跑去。友仁不解何意，不禁惊疑。隔有好一会，罗鹭才从林里闷闷不乐地跑了上来。友仁问是何故，罗鹭道：“再也休提。我成年到头访求剑仙侠客一类的异人，这两三年也不知费了多少心血精神。虽物色到几个有名的武师，真正飞行绝迹的异人却未碰上一个。好容易今天遇上，又被我自己糊涂，当面错过，岂不是平生一件恨事？”

友仁听他说得没头没脑，还是不懂，便问：“我们一路问来，只见着一个讹钱的老头儿，哪碰见什么异人？莫非适才你跳到那树林里，就是去找异人的么？”罗鹭自怨自艾地答道：“你哪知道，那位老人家便是一个飞行绝迹的异人，只怪我适才瞎了眼。他装疯装呆地试我，我竟会不知道，还当他是老骗子。你想，那位老人家看上去已是年将半百，身子那样瘦弱，竟敢醉卧在悬崖石阑之上，当然不是平常之人。这一层我见不透，且不说了。单说我自幼酷好练武，虽是不得门径，也着实有点根底。自从先父一亡故，这几年得遇名师，练成一身内家功夫。虽不敢说铁皮铜筋，刀枪不入，寻常兵刃暗器不打中我的要害，也伤不了我。怎么会被这位老人家呕吐出来的几粒残饭，打得脸上生疼？我竟蒙了头，只顾生些闲气，却把这旷世难逢的良机忽略过去，真正可惜，该死！直到末后，听见天空响声来得异样，颇与前些日在成都听人说那剑仙御气飞行的破空之声相似。连忙留神追踪赶去，已不及了。”

友仁见罗鹭满脸懊悔，不住垂头丧气，便劝慰他道：“即便空中响声果是剑仙一流，你又没有看清，焉知便是那位老人家呢？凡事俱有前定，真是仙缘，迟早总会遇上，何须气急到这般田地？”

言还未了，罗鹭答道：“你说得真轻巧，有那么容易的事？起初我见他许多无理取闹，太已不近人情，心想异人奇士往往故作疯狂，游戏三昧，未始没有动物色之念。及至留神观察，竟看不出一丝过人地方。总算还能忍耐，没有恃强凌弱，闹下笑话。同他分手走出老远，我不知怎的，尽自心动回望。到了这坪上，从高望下，还隐约看见他一些影子。就只一转顾间，便听破空之声。循影注视，已在林中现身，不是他是谁？还有一位瘦长的异人，手里似乎拿着一丛从未见过的花草，正从林中出迎。连忙赶下，只是一片金霞影子微微一闪，便不见了。我跪在地下哀求了一阵，始终没有看见，知道飞行已远，才上来的。”

友仁闻言，也觉可惜。又劝慰道：“大表弟不须后悔。你想他如不想见你，头一次你既错过，要是看不起你，第二次何必再显形迹？像我才是无缘的人，先前连我的钱他都不要。后来我不随你纵下崖去，固然无此本领胆力，上下相隔太远，为何只你一个看见光华和他本人？我除了微闻声息，什么影子也没看见。可见这位仙人是事出有心，早晚总还要给你机会。那时再不留心错过了，才算绝望呢。”罗鹭仍是闷闷不乐，推说身子不快，连红叶也懒得看，急于要回去。青城本是友仁常游之所，此来专为陪客，只得由他。二人仍由原路回转，罗鹭还存万一希望，逐处留神，哪有老头影子。

直到长生宫坡前，才碰见两个道士，俱与友仁相熟，互相见礼。知宫中观主邵凌虚闻得友仁游山，已治素斋相陪。友仁连未休歇，也觉力乏；道士盛情，不可不扰。道士坚邀进门，邵凌虚也得信出迎。罗鹭见那邵凌虚面目清癯，颇有道气，不是平常羽流。暗想：“青城为道书上有名洞天福地，异人尽多方外之交，也许得知一点踪迹。反正回去也没事，不过因友仁不惯满山乱跑，又恐友仁在侧，异人不肯出见，打算将他送回家后，独自再来寻访。

就朝道士打听，也是办法。”便不坚持，一同随入。

长生宫原是昔日李雄、范长生隐居修道之所，历代多是有道行的羽流做观主，流传的仙迹很多。这邵凌虚，出身世宦，看破世情出家。虽不是什么高人异士，人极风雅，尤其精于星相六壬之学。友仁坚欲访他，一则多日不见，歇脚叙阔；二则他精于占卜，年前曾托他起了一卦，说应在至亲骨肉身上，就在这三年之内，主有绝大灾厄。心想：“自家本分，不会有事。妹夫罗鹭好勇斗狠，喜管闲事，莫非应在他的身上？”难得罗鹭到来，成心想请他看看相貌，断断休咎。

落座叙完寒暄，友仁略道来意。邵凌虚便笑道：“令亲身具仙骨，气宇清奇。若照他人看来，二目净若澄波，而藏锋蓄煞，兰台紫府隐现赤纹，天庭高露，三峰耸秀。虽说得天独厚，祖上根基非比寻常，然而过清无浊，威棱内蓄，有正煞而无正权。仿佛群林蔽野，一木独秀；危峰砥柱，独峙中流。世上千年华盖，能有几株？龙门奇石，能有几个？早晚还不是被大风狂澜摧残净尽。可惜一副大贵的骨架，反被一身至清至奇之气掩盖成了贫薄。主于幼遭孤露，弱冠以后，不但富贵难期，更无顺心适意之时。纵不致流转沟壑，也必蹭蹬终身。贫道却不赞同这般说法。自以为造物生人，必有所为；英灵毓秀之气所钟，决非偶然。若不任他发泄，何必给他这种秉赋？以令亲之相，置之富贵中入，诚非所宜。恕我言直，似这等清奇孤高骨相，如能抛弃外物，投身方外，虽然英煞暗藏，不能成佛成仙，也必可以成为像空空、精精一流的剑仙侠客。机缘遇合，据我看来，目前已在发动，恐不会远了。”

友仁听了，知他素来相得灵准，暗暗吃惊。罗鹭闻言，却正合心意。刚想发问，邵凌虚又对友仁道：“若照目前来说，施主是至福人。三十年后，你二位比较、却难说了。实对二位说，贫道数十年来，阅人何止千百，似这位这种至清至奇相貌，只在去年